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篇目获奖评语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周百义



《无字》 张洁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隋丽君



《历史的天空》 徐贵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脚印 洪清波



《英雄时代》 柳建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刘 稚



《东藏记》 宗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杨 柳

四卷本长篇小说《张居正》,以清醒的历史理性、热烈而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有声有色地再现了与“万历新政”相联系的一段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塑造了张居正这一复杂的封建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并展示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作者因其丰厚的文史修养、恢宏均衡的艺术架构能力、对特定历史底蕴的富于当代性的揭示,获得本届大奖。

张洁的《无字》在整整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描写了女作家吴为为代表的各种各样在历史大波中沉浮的人物。作者以血代墨、以智驭情,冷峻地透视了死而不僵、形灭魂存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其种种现代乃至当代的蜕变形态,揭开了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中的痼疾,打碎了人类难免耽于其中的种种绮梦与迷思,谱写出部凝重深邃、至哀无言、极痛无字的人性史诗。

《历史的天空》始终将目光聚集于个体的人在战争与政治的多重纠缠和激烈碰撞中的复杂境遇和传奇经历,在种种历史的偶然背后,显示了历史的必然,曲折地演绎了主人公从一个莽莽到高级将领的性格史和心灵史,从而以鲜活强悍的性格和人格的光芒照亮了苍茫深邃的历史的天空,丰富了当代战争文学的人物画廊。

《英雄时代》以开阔的视野、宏大的结构,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展现了多元化的、艰难活跃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时代特点。作品于其中凸显了人物的性格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魅力。作者直面现实的态度、洞察生活的敏锐性和对正在展开的社会矛盾的捕捉、思考及概括能力,令人赞叹。

《东藏记》是作者继《南渡记》之后的一部力作。作品成功刻画了抗战时期南迁至滇境的大学生及其亲属们的众多形象,抒写了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表现了学人志士的铮铮风骨和凛然气节。风格典雅隽永、委婉细腻、柔中寓刚、意蕴丰厚,冲淡却又耐读,是一部文化含量厚重的长篇佳作。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于在无数期待的目光中尘埃落定。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赢得所有评委的青睐一举夺冠,荣登榜首。可以说《张居正》的问世与获奖,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继《李自成》之后的又一重大收获。而作家熊召政在沉寂多年之后,又一次被烛照在文学殿堂的光环之中。

前,作家的心境比墓地更凄凉,他深为张居正鸣不平。“摇落深知宋玉悲”、“萧条异代不同时”可以读杜甫的这两句诗正是作家当时心境的写照。从张居正墓地的归来,熊召政便一头扑在四卷本《张居正》的创作上。为此,他谢绝朋友的挽留,毅然辞掉了年薪40万的优厚待遇,告别商海,回到省作协拿每月800元的工资,亦无怨悔。他暗自决心,一定要继朱东润先生之后,再次用他这一个书生的笔,重新描绘出张居正领导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

《张居正》书一出版,便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不仅赢得众多专家、学者的青睐,也得到各界的普遍好评。

记得熊召政曾有名言,他说:“在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壤里,一个人学会恨,可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若要学会爱,恐怕要付出毕生的努力。”这是只有经历了风浪洗礼和长夜跋涉的人才可能的彻悟与哲思。当爱像喜马拉雅山的空气日渐稀薄,这何尝不是最真切的呼唤。探寻《张居正》成功的奥妙,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必须肯定,那便是,《张居正》的成功首先应该是爱的结晶;因为作家始终热爱生活,才有对现实理想的执着追求,才有可能在逆境中不甘沉沦、振翅奋起;因为作家热爱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在创作过程中,几乎将自己的一切全部精力和精神融入其中,同生死、共忧患,才有可能塑造出张居正这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正如作家自己在一首诗中写道:“只有玫瑰才能理解另一朵玫瑰,只有漫天风雪才能理解冬天。”“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作家写完《张居正》最后一个字时,仿佛老蚕丝抽尽,不禁眼中充满了泪水,他既为张居正的悲剧深深感动而痛苦,亦为与之相伴厮守了十年而骤然分手深感空落与迷茫。时已子夜,他仍负手入室,燃灯铺纸,挥泪抒怀,以表心迹:

“黄卷青灯已十年,布衣夜夜伴寒笺。/无旁忧患来胸臆,刻骨铭心上笔端。/满纸写来家国恨,寸心琢出珍珠圆。/江山不肯空文藻,骚客何曾敢赋闲。/以身许国惭无补,且为江陵铸史篇。/萧瑟衣冠怜烈士,屡经风雨见奇男。/彩毫重塑神州梦,碧血常涂社稷坛。/莫道英雄招不起,九霄宵夜看月圆。”

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作家精神的寄托,理想的延伸,道义的承担。正所谓世事沧桑皆阅尽,古道热肠写春秋。那其中的苦苦,点点滴滴,也只有作家寸心自知了。

古道热肠写春秋

——记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熊召政

梁必文

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中国文坛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佳作迭出,群星璀璨。熊召政就是其中耀眼的一颗。他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一经发表,便在全国引起轰动。那首诗为他赢得了荣誉——获首届全国新诗奖,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同时,也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一跃成为当时湖北省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专业作家,那年他28岁。如果说,那次成功是时势与才气成全了他,可以理解。但谁会想到,时隔23年之后,他又以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四卷)洋洋150万字,一举夺得茅盾文学奖。

“终当正眼看人间,儒者从来作帝师。”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中国改革的现实,无疑是触动作家创作《张居正》的潜在动因。

1992年,正是熊召政生活境遇最落魄的时候。他一面寻找商机,一面潜心研究明史。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五年的明史研究,他发现,张居正这个“万历新政”的设计师和推动者,在当时的确给已走向衰败的朱明王朝带来了难得的中兴之象。因此,“万历新政”为历来不少的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梁启超更称张居正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正是这样一个封建时代的改革家和政治家,死后却被抄家夺秩,凄凉不堪。更可悲的是,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公正的评价。历代权贵不喜欢他,清流也不喜欢他。这似乎注定了他要永远地委屈下去,寂寞下去。他生前推行的改革,始终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用今天的语汇讲,就是坚持让弱势群体在改革中得到实惠。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人民是没有话语权的。煌煌史著,也很难记载人民的声音。为了表达对这位改革家的崇敬与缅怀,1998年清明,也就是作家在动笔创作《张居正》前夕,他独自驱车从武汉到荆州,为的是祭扫张居正墓。张居正墓就在荆州城内,可问当地人却一问三不知,几经周折后才找到,且墓地周围一片泥泞,被一片茶地和臭气熏天的垃圾包围。面对荒草离离的坟墓,站在断裂的墓碑

前,作家的心境比墓地更凄凉,他深为张居正鸣不平。“摇落深知宋玉悲”、“萧条异代不同时”可以读杜甫的这两句诗正是作家当时心境的写照。从张居正墓地的归来,熊召政便一头扑在四卷本《张居正》的创作上。为此,他谢绝朋友的挽留,毅然辞掉了年薪40万的优厚待遇,告别商海,回到省作协拿每月800元的工资,亦无怨悔。他暗自决心,一定要继朱东润先生之后,再次用他这一个书生的笔,重新描绘出张居正领导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

《张居正》书一出版,便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不仅赢得众多专家、学者的青睐,也得到各界的普遍好评。

记得熊召政曾有名言,他说:“在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壤里,一个人学会恨,可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若要学会爱,恐怕要付出毕生的努力。”这是只有经历了风浪洗礼和长夜跋涉的人才可能的彻悟与哲思。当爱像喜马拉雅山的空气日渐稀薄,这何尝不是最真切的呼唤。探寻《张居正》成功的奥妙,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必须肯定,那便是,《张居正》的成功首先应该是爱的结晶;因为作家始终热爱生活,才有对现实理想的执着追求,才有可能在逆境中不甘沉沦、振翅奋起;因为作家热爱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在创作过程中,几乎将自己的一切全部精力和精神融入其中,同生死、共忧患,才有可能塑造出张居正这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正如作家自己在一首诗中写道:“只有玫瑰才能理解另一朵玫瑰,只有漫天风雪才能理解冬天。”“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作家写完《张居正》最后一个字时,仿佛老蚕丝抽尽,不禁眼中充满了泪水,他既为张居正的悲剧深深感动而痛苦,亦为与之相伴厮守了十年而骤然分手深感空落与迷茫。时已子夜,他仍负手入室,燃灯铺纸,挥泪抒怀,以表心迹:

“黄卷青灯已十年,布衣夜夜伴寒笺。/无旁忧患来胸臆,刻骨铭心上笔端。/满纸写来家国恨,寸心琢出珍珠圆。/江山不肯空文藻,骚客何曾敢赋闲。/以身许国惭无补,且为江陵铸史篇。/萧瑟衣冠怜烈士,屡经风雨见奇男。/彩毫重塑神州梦,碧血常涂社稷坛。/莫道英雄招不起,九霄宵夜看月圆。”

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作家精神的寄托,理想的延伸,道义的承担。正所谓世事沧桑皆阅尽,古道热肠写春秋。那其中的苦苦,点点滴滴,也只有作家寸心自知了。

杨宏海(以下简称“杨”):都市文学区别于传统城市题材的文学,归根结底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带给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新的都市文化在文学中表现出一种都市意识,把都市视为文明的产物,不再把都市作为一切罪恶的渊薮,既写对城市的疏离,也写对城市的亲和。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将女性独立思考融入都市文学的书写。王小妮的《一个城市的二十六个问题和回答》探求都市化进程中人类家园的问题,主人公黄力、杨波和张清泉作为与这座城市一起成长的“第二代深圳人”,在衣食不愁之后主动去贵州、陕北扶助贫困,揭示了貌似冷漠的城市蕴涵人性原本善良的一面。盛可以的《北妹》,描写南方都市底层女性的生活状态,揭示了“北妹”的生存困境与灵肉沧桑,在主人公身上体现出都市女性坚不可摧的生命力及对爱情追求所坚守的价值和尊严。这些作品中所揭示的都市意识,具备现代性内核和自我担当及现代伦理,同时,也注入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是对传统的“乡村美、都市恶”的审美范式的颠覆。

白桦(以下简称“白”):在都市文学中,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此后,池莉、皮皮等均有不少佳作,从编织叙事到叙事语言都有不俗共赏的特点。张欣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可与池莉一比高下的作家,她不仅熟悉都市文化而且热爱都市文化,不止一次在创作座谈中表露自己对都市文明的认同,在作品中“总难舍弃最后一点点温馨,最后一点点浪漫”。如果说,张欣的都市意识还有一个过渡的话,那么盛可以、盛琼、缪永等可以说一出手就进入了都市文学。她们文笔灵动而幽默,人物的愿望一方面既为都市生活所成全,一方面又为都市生活所框范,那种又爱又恨的情感宣泄中,表现出了现代都市的诱惑人又折损人的复杂况味。

杨:广东由于市场经济“先走一步”,使得广东作家在商业都市的背景下,在体验新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中,对于包括文学审美在内的精神生活影响力度不断加强。吴启泰的《无言的结局》等作品,着力展示都市风情与世俗百态。彭名燕《世纪贵族》将都市人复杂多变的心路历程融入改革大潮,描画“非常生动的社会图景”。梅毅在市场经济的喧哗声中,状写金融界白领青年的心路历程。杨黎光的报告文学以反映都市重大题材居多,善于在颇具时代特征的都市大案叙事中糅进个人的哲理思考。盛琼《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张扬理想主义色彩,坚持挖掘人类永恒的“爱与美”。朱碧的《深圳细节》以都市新女性的率性,坦言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理解,“尊重心的感觉,尊重本性中的欲望”。另从广东创作实践看,网络文学与青春文学,也成为都市文学的一个载体。

白:深圳的作者因为身处都市生活的旋涡之中,对于都市的感受与把握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看彭名燕的《世纪贵族》,书中写到两位主人公用车斗气,你有奔驰,我买宝马,你停那儿,我也停那儿,车与车的比拼中,背后是人与人的较劲,你从作品中似乎都能听到两辆汽车的喘气声与呼吸声。这种描写,就写出了现代都市所特有的味道。刚看完盛琼的《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作品对青年知识分子在当代都市生活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的描述,在不经意中很促人反省。缪永的作品,《驶出欲望街》和《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都看过,我以为她可能是近年来在都市文学方面贡献很突出的一位。她的作品的人物、大都是都市里所独有的,尤其对新兴城市里正在形成的都市意识的抓取,相当的一针见血。

白:你近来比较多地在关注新的作家群尤其是“80后”,他们与都市文学有着怎样的关系? 白:可以说他们的创作都是都市文学的新的形态,甚至网络文学、青春文学已经成为都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作者群体,大都有着城市出身和城市生活的背景;都市文学的作者群体的陡然壮大,从“70后”的作者拉开序幕,到了“80后”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是与都市同时“长大”的一代,都市的生活已浸润到他们的细胞与血脉,除了表达对都市的热爱与怨尤,他们很少有另外的生活支点。他们将写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充分发挥想像力在写作中的功用。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可以仅凭一个烟灰缸就可以虚构一个精彩故事,那么“80后”写手则仅凭几个词语就可以建造一个想像的世界。我接触过不少“80后”作者,他们的知识、想像力很令我惊讶,随着他们这一代的崛起,都市文学自然也要崛起。

杨:网络文学出了不少作者,盛可以在成名之前就是网络写手,还有朱碧、慕容雪村、阿芳等一大批人,都是先从网络然后再进入书面写作的。深圳青春文学的代表是郁秀,作为深圳第二代移民郁秀的小说写得相当精彩,是目前“70一代”中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当年从深圳出名的郁秀,可以说是青春文学的先驱,她出道比韩寒要早,而且被看作是文学中的“好孩子”的典型。

杨:此外,深圳是有数百万打工者的城市,在深圳率先兴起的打工文学,我认为它也是都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白:你主编的《打工青春的涌动》我已看过,我以为“打工文学”是都市文学的一种过渡形态。打工者从乡村来到都市,触摸都市文明,适应都市生活,需要有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意识到都市意识的过渡。北京也有许多外来打工者从事写作,他们准备搞一次征文比赛,我参加了启动仪式,但他们不叫“打工文学”,而是命名为“新移民文学”。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打工者(新移民)涌入城市,其中的一些写作者有可能从打工者转变

为都市作家,我所知道的深圳由打工者成为自由撰稿人或文学从业者的,就有好几位,比如文夕、缪永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文学”是都市文学的蓄势阶段和前期状态,其写作也就成为都市文学创作的演练过程。

杨:打工者从农业社会脱胎而来,在工业社会中铸造都市文明,精神上还生活在“都市里的村庄”。但是,打工者构建了新都市,新都市洗礼了打工者,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打工文学与都市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它们都展示着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文明对社会文化转型期都市人(含都市边缘人)的生态和心态。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写主人公无法进入都市生活的“孤独感”和怀念乡村传统的情绪,但最终还是回到后重返城市,预示着现代都市文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张伟明的《下一站》以“东家不打打西家,不断走向下一站”的“漂泊感”,反映打工者对都市文明的疏离与抗拒,以及体现自身本来的“沉重的潇洒”。打工诗人谢湘南在《孤独的城市》中,写出打工者在现代都市理解的孤独与苦闷:“我想逃跑/又想留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留恋/在这个城市/我不想说孤独/黑暗中我只能拿双灯当灯笼”;另一打工诗人刘洪青则在《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中写道:“一只青蛙,身上流的是乡村的血,灵魂却在城市里,戴着镣铐跳舞。水泥地、楼宇森林、高楼。站在土地的沦陷之上,站在一只青蛙的怀念之上。那微波荡漾的水呢?那草地、稻谷和梦中的家园呢?”作为都市边缘人,打工者“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流”,“漂流”便成为打工文学作家经典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向度的表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撞击,便为都市文学带来具有生命张力的鲜活素材和叙事经验,展现出一幕幕“新人”成长的图景。这是城市的成长,文明的成长,同时也是人的成长。

白:城市化进程的修改改变着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也改变着我们对文学的想像。打工文学从一个农业社会浸淫已久的文学世界走向都市,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审美意象都有广阔的想像空间。由此看来,网络写作、青春小说和打工文学都是都市文学的重要元素和新的形态,都是在推进都市文学的写作实践。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代都市文学的创作中,已经形成了哪些基本的、特点,文学审美而言,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还需要我们结合文学实践去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文学这个文学的新课题,还处于刚刚提出问题的阶段,它的生长与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和艰巨的任务。

白:城市化进程的修改改变着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也改变着我们对文学的想像。打工文学从一个农业社会浸淫已久的文学世界走向都市,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审美意象都有广阔的想像空间。由此看来,网络写作、青春小说和打工文学都是都市文学的重要元素和新的形态,都是在推进都市文学的写作实践。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代都市文学的创作中,已经形成了哪些基本的、特点,文学审美而言,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还需要我们结合文学实践去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文学这个文学的新课题,还处于刚刚提出问题的阶段,它的生长与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和艰巨的任务。

关于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对话(下)

□杨宏海 白桦

白:你提到的盛可以以慕容雪村,近年都相当引人注目,我觉得就网络写作而言,他们可能是目前最好水平的代表;盛可以近年已转战传统文坛,中短篇小说写得相当精彩,是目前“70一代”中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当年从深圳出名的郁秀,可以说是青春文学的先驱,她出道比韩寒要早,而且被看作是文学中的“好孩子”的典型。

杨:此外,深圳是有数百万打工者的城市,在深圳率先兴起的打工文学,我认为它也是都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白:你主编的《打工青春的涌动》我已看过,我以为“打工文学”是都市文学的一种过渡形态。打工者从乡村来到都市,触摸都市文明,适应都市生活,需要有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意识到都市意识的过渡。北京也有许多外来打工者从事写作,他们准备搞一次征文比赛,我参加了启动仪式,但他们不叫“打工文学”,而是命名为“新移民文学”。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打工者(新移民)涌入城市,其中的一些写作者有可能从打工者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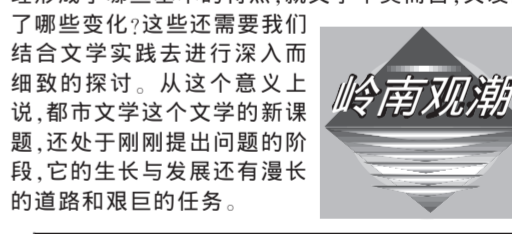
为都市作家,我所知道的深圳由打工者成为自由撰稿人或文学从业者的,就有好几位,比如文夕、缪永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文学”是都市文学的蓄势阶段和前期状态,其写作也就成为都市文学创作的演练过程。

杨:打工者从农业社会脱胎而来,在工业社会中铸造都市文明,精神上还生活在“都市里的村庄”。但是,打工者构建了新都市,新都市洗礼了打工者,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打工文学与都市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它们都展示着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文明对社会文化转型期都市人(含都市边缘人)的生态和心态。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写主人公无法进入都市生活的“孤独感”和怀念乡村传统的情绪,但最终还是回到后重返城市,预示着现代都市文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张伟明的《下一站》以“东家不打打西家,不断走向下一站”的“漂泊感”,反映打工者对都市文明的疏离与抗拒,以及体现自身本来的“沉重的潇洒”。打工诗人谢湘南在《孤独的城市》中,写出打工者在现代都市理解的孤独与苦闷:“我想逃跑/又想留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留恋/在这个城市/我不想说孤独/黑暗中我只能拿双灯当灯笼”;另一打工诗人刘洪青则在《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中写道:“一只青蛙,身上流的是乡村的血,灵魂却在城市里,戴着镣铐跳舞。水泥地、楼宇森林、高楼。站在土地的沦陷之上,站在一只青蛙的怀念之上。那微波荡漾的水呢?那草地、稻谷和梦中的家园呢?”作为都市边缘人,打工者“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流”,“漂流”便成为打工文学作家经典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向度的表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撞击,便为都市文学带来具有生命张力的鲜活素材和叙事经验,展现出一幕幕“新人”成长的图景。这是城市的成长,文明的成长,同时也是人的成长。

白:城市化进程的修改改变着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也改变着我们对文学的想像。打工文学从一个农业社会浸淫已久的文学世界走向都市,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审美意象都有广阔的想像空间。由此看来,网络写作、青春小说和打工文学都是都市文学的重要元素和新的形态,都是在推进都市文学的写作实践。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代都市文学的创作中,已经形成了哪些基本的、特点,文学审美而言,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还需要我们结合文学实践去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文学这个文学的新课题,还处于刚刚提出问题的阶段,它的生长与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和艰巨的任务。

白:城市化进程的修改改变着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也改变着我们对文学的想像。打工文学从一个农业社会浸淫已久的文学世界走向都市,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审美意象都有广阔的想像空间。由此看来,网络写作、青春小说和打工文学都是都市文学的重要元素和新的形态,都是在推进都市文学的写作实践。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代都市文学的创作中,已经形成了哪些基本的、特点,文学审美而言,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还需要我们结合文学实践去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文学这个文学的新课题,还处于刚刚提出问题的阶段,它的生长与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和艰巨的任务。

白:城市化进程的修改改变着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也改变着我们对文学的想像。打工文学从一个农业社会浸淫已久的文学世界走向都市,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审美意象都有广阔的想像空间。由此看来,网络写作、青春小说和打工文学都是都市文学的重要元素和新的形态,都是在推进都市文学的写作实践。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代都市文学的创作中,已经形成了哪些基本的、特点,文学审美而言,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还需要我们结合文学实践去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文学这个文学的新课题,还处于刚刚提出问题的阶段,它的生长与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和艰巨的任务。



E-mail:wybxinwen@sina.com TEL/FAX:010-65389193,65002492 本版责编:李梅

广告 文坛因他而诚实 文坛因他而惆怅 文坛因他而洒脱 文坛因他而多样 《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四期要目 特约 端阳佳节的文人旧话... 直言 一位文坛旁观者看陕西作家... 思考 精神环保与绿色写作... 茶座 一些文学问题的对话... 序言 略去故事的印象...

飞天 主编:陈德宏 2005年8月号要目 特别推荐 漂向阿拉斯加的船(小说) 五个农民工(小说) 花开的地方(组诗) 飘红红蚁屋(小说) 敦煌的莲花(组诗) 我不想比喻什么(组诗) 我倚在散文的夜廊下...

小说月报 2005年第八期目录 《小说月报》第一百一届百花奖 获奖篇目 《小说月报》第一百一届百花奖 读者获奖篇目 中篇小说 偷渡者... 短篇小说 冰河... 诗歌 冰河... 弟弟回家... 今夜不回家... 我在传说中等待... 报刊小说选目

名家新作 秋天死于冬季(小长篇)... 非虚构思想与生活(诗与随笔)... 新青年 铅笔(非虚构作品)... 小说 巢(短篇小说)... 被弹弓打落的雨燕(中篇)... 朝西的山坡(中篇)... 猎手的距离(中篇)... 上海,你好(中篇)... 像歌一样飞(短篇)... 非虚构作品 编书五记... 蓝调卜之琳... 宿命的魔影...

大家 第二〇〇五年 第四期目录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特稿 人性的挽歌... 小说 六月开花(小说)... 记忆 天路(短篇小说)... 散文 来自天山的祈祷... 胡风左右 斯大林的葬礼... 当代诗人 绿原 秦中吟 万里鹏 吴准生 董家林 马萧萧 黄东成 黄兴华 阿 尔 等 博客工厂 域外漫笔... 黄河论坛 《伤逝》:人文精神的一曲挽歌... 黄河建设营 站在《黄河文学》的彼岸... 黄河文学 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 《黄河文学》系银川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双月刊...